

幸福感,与炒勺息息相关

明前茶

俞师傅的提拔令所有人倍感意外。那天,新任一把手上任第一天,就开了一次短会,早在11点45分就突然赶来吃饭。

其时,掌勺打菜的正是俞师傅,不知为什么,他果断舍弃了准备下锅的芦笋、虾仁等食材,立刻给领导们打了一盘又一盘浓油赤酱的大锅菜。

等出门抽烟的食堂主任回来,见此场景,面色煞白——小俞今天昏了头了,后厨特意备着菜呢,为啥要把大锅菜卖给领导?要知道,前一把手喜欢开长会,会议总要到12点半之后才结束,食堂跟领导的速记员建立了默契,只要上午的例会开始快速过一下每个部门的当日任务,“耳报神”便会通知大伙,微信上只有四个字:“快了,快了。”食堂后厨马上就高速运转起来,谁都知道,此时便是那些鲜嫩美妙的时新菜下锅的最好时机。小俞今天这是丢了魂吗?

老主任真是冤枉俞师傅了,因为新任一把手主导的会议流程,完全不是原来那样的,他猛然宣布会议结束,连速记员也愣在那儿……

一把手面沉似铁,刚从会场上下来的部门经理们也面沉似铁。面前的餐盘里,红烧萝卜是苦的,青菜发黄,宫保鸡丁里的花生米都“皮”了,烩肉圆的粉丝更是齁嗓子。一把手把俞师傅叫来,问:“我们的员工整天就吃这些?”

俞师傅如实回应:“都吃了十几年了,现在,专为您们准备的小锅菜还都在沥水篮里,没找到机会下锅呢。”

说到此处,所有的人都沉默了。一把手腮帮子凸起老高,似乎是因为宫保鸡丁里的花生米嚼着费劲。

过了不到两个月,58岁的食堂主任退居二线,35岁的俞师傅被火速提拔为主任,食堂的改革开始了:首先,俞师傅打破了份饭制,从外面的餐饮企业汲取经验,采用小碗菜自取的方式减少浪费,每只碗的底部内藏芯片,

打菜师傅只要将碗在智能感应处轻触一下,这份菜的价钱就能在终端屏幕上显示。他还开了营养餐窗口,专门给那些练肌肉、减脂肪的姑娘小伙供应少油少盐的凉拌菜、水煮菜和蒸菜。俞师傅还特意购入炒菜机器人,为员工自掏腰包招待访客,供应镬气十足的小炒。

俞师傅现在常去的地方,是排队还盘子的窗口。他总是盯着那些几乎没动的菜问员工,“今天怎么剩下这么多,是不合口味吗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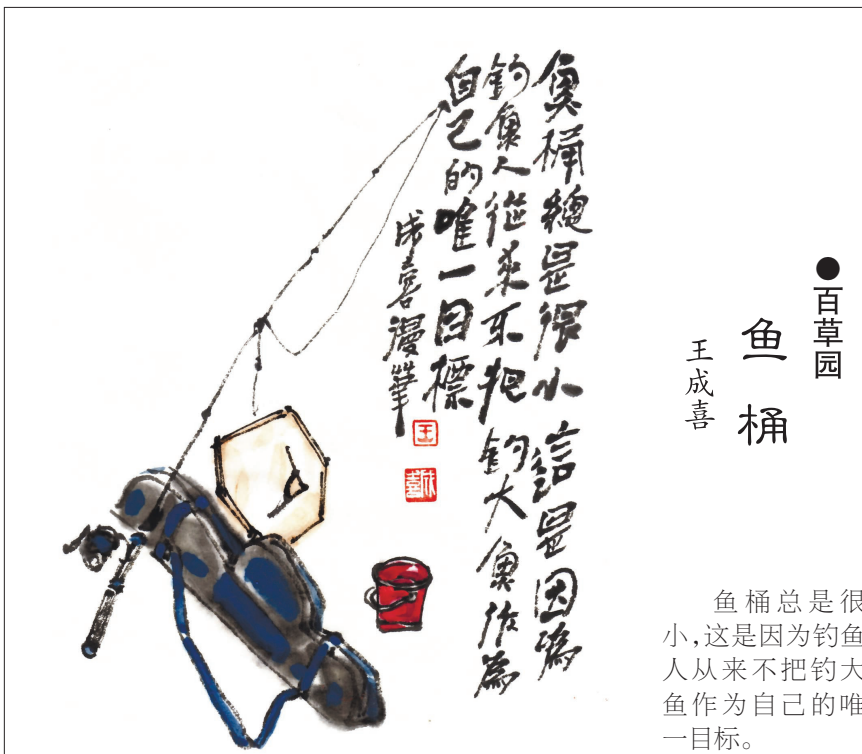
“粉蒸排骨有一股肉腥气”“地三鲜的茄子有点发乌”“荷塘小炒炒得太急,藕片和菱角都没有断生”“红烧鲫鱼炸过火了,面颊肉和肚皮都有一股焦味”。

俞师傅把大家的意见用本子记下来,跟师傅们一一切磋如何改进。有掌勺师傅取笑他说,“你一个烹饪中专

的毕业生,提拔已经到头了,菜做得好不好有啥关系?”俞师傅回应说,“泔水桶里都倒满了菜,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呀。我母亲是郊县菜农,我从小帮她种菜,完全知道每一只茄子,每一只青椒,每一把毛豆的来处。我上小学那会儿,苏北的乡村公路还没有修好,我姐要骑车在土路上来回奔波二十几公里,才能到镇上肉铺,去买一刀新鲜猪肉……”

那些嫌工作烦难的师傅们都垂下了头。也许,此刻,他们才追忆起小时候,在乡村的灶头上,这帮踢球踢得鞋都丢了的少年讨要晚饭吃的情景:母亲将瓦瓮里珍藏的猪油取出,又挽上裤腿下河去,在淤泥深深的条石堤岸旁,摸来一把螺蛳,捉来三五条泥鳅。母亲将这些微不足道的食材,与一把活杀的韭菜同炒,让这些半大少年吃了有踢球的脚力……是的,若缺乏爱意与耐心,是当不好伙头军的。

俞师傅说:“咱们这两千号员工的体检报告数据,有起码三分之一,攥在咱们手上呢;他们的幸福感,也有很大一部分,与咱们的炒勺息息相关。”



●百草园

鱼桶

王成喜

鱼桶总是很小,这是因为钓鱼人从来不把钓鱼大鱼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。

一轮明月,照在我心间。

小时候,我房间里的玻璃窗是没有窗帘的。有月亮的晚上,明亮的月光恣意铺洒在窗子上。月色皎洁,浸透玻璃窗,散开在房间的水泥地上。我心里一遍遍盼着:你什么时候能走到我的床边来呢?这样憧憬着,已然倦了的我,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。

我们总爱奔跑在月光里。白天,头顶着金色的阳光,我们得去上学求知,得同父母一起走向碧绿的田野劳作。只有到了晚上,那温柔的月光,才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美好馈赠。月光下,我们这些小孩终于能自己做主安排时光,无穷的快乐也随之而生。那些简单又朴实的游戏,便是我们最常玩的节目。

有时,月光下的我们也有特别的节目。听说邻村放电影,或是小镇周末放映《霍元甲》《射雕英雄传》,我们总要踩着月光赶去。乘月而归,沐浴月色,行走在皎洁之中,我们感受到生

活最真实的幸福。没有月光的那些日子,我们总感觉眼前是黑暗的。好些个雨夜,没了月光,我和小伙伴放了晚自习回家,走在泥泞的小路上,深一脚浅一脚。每当这时,我们就忍不住念叨:要是月光,那多好啊!

在皎洁的月色里,我们总能听见许多美好的声音。村人的夜谈是不少

月明在心

陈振林

了。村头的小卖部是聚集点,三三两两的人来了又走,走了又来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月光下,不时响起爽朗的笑声。天籁之音最是美妙。晚间的知了声已是清亮的,不再那么躁人。忽然有鸟儿“喳”地啼叫一声,我却叫不出它的名字。近处的蟋蟀,不慌不忙地弹奏着新造的“手风琴”,极有节奏。

那轮明月,照在田野,照在我走过的小路,照在父亲的自行车架上,照在母亲的篱笆墙边……

在明月里,我们快乐地成长。我从未想过要离开故乡,可现实终究把我推向了远方。在南方的城里,多少个有着月亮的夜晚,我站在阳台上,仔细寻找着记忆里的那轮明月。可我总感觉,这轮明月已不是当年的那一轮。她不那么皎洁,不那么清澈,似乎变得模糊。

我对妻子说:“这不是我记忆中的明月。”妻子轻声道:“想想当年的你,那时的年纪、那时的经历、那时的心境……”

我读诗:“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

我读诗:“江天一色无纤尘,皎皎空中孤月轮。”

我读诗:“何处春江无月明。”

原来,记忆里的那轮明月,会永远朗照在我心间。

星期文库

“旧院童趣”之五

胡同里的欢笑

彪鹏

天津的胡同,是刻在我童年里的模样。它们弯弯曲曲、缠缠绕绕,宽处能容三五人并肩而行,窄处仅够一辆自行车缓缓穿行。一眼望不到头的巷陌深处,藏着四通八达的惊喜,也藏着胡同两侧大杂院里满满的烟火气。小贩走街串巷的吆喝声偶尔响起,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最动听的背景音。

我家大院临着马路,但周边有很多胡同,胡同里住着我的好些小学同学。一放暑假,胡同就成了我们这群孩子的天然游乐场,藏着最纯粹的夏日欢喜。捉迷藏是我们百玩不厌的游戏。几个住在附近的小伙伴凑在一起,划定几条胡同围成“小天地”,用“黑白黑”的方式分拨,一拨藏,一拨找。就这么简单的游戏,我们却能玩上一个下午。

负责寻找的伙伴,会乖乖站在胡同口,闭眼数上一百下,嘴里念叨着数字,声音越数越急,生怕藏起来的人偷偷跑掉。我们这些藏起来的人,便像受惊的小耗子似的,四散奔逃,满处寻找藏身之处:有的钻到杂物堆后边,把身子缩成一团,屏住呼吸;有的躲在斑驳的院门后,只露出一双圆溜溜的眼睛,偷偷观察;还有的找来破旧的塑料布、油毡,把自己裹严实,蹲在角落。

等数数声一停,寻找的伙伴便三两组队,分片搜寻。每找到一个藏起来的人,双方都会兴奋地大喊——被抓住的小伙伴立刻切换阵营,跟着寻人队伍一起,去搜寻剩下的玩伴。欢呼声、叫喊声,在窄窄的胡同里回荡,惊飞了胡同砖墙上的麻雀,也填满了整个夏天。

常常玩到晚饭时分,天边已染上橘红色的晚霞。这时候要是还有没被找到的伙伴,大伙往往相视一笑便一哄而散,各自往家里跑,算是集体给他们放一回“鸽子”。那些藏在暗处的小伙伴,等了许久,悄悄探出头,却发现巷子里早已空无一人。他们笑着拍一拍身上的尘土,蹦蹦跳跳地回家吃饭去了。那份简单的快乐,从不被遗憾打扰。

吃过晚饭,天渐渐黑了下來。白天熟悉的胡同,到了夜晚仿佛换了一副模样,陌生又神秘。每隔很远才有一盏昏黄的路灯,灯光微弱,只能照亮脚下一小段路,人影在墙上忽明忽暗,平添了几分紧张。白天没有玩够的几个人,又凑到了一起。我们一边走,一边紧张地四处张望,总觉得胡同的暗处藏着未知的惊险。有几个大一点的孩子,总爱提前躲在墙角或门后,等我们走近,突然跳出来大喊一声,吓得我们嗷嗷大叫,随即又嘻嘻哈哈地打闹在一起,刚才的恐惧瞬间烟消云散。

虽然童年的伙伴早已分散各地,大多失了联系,但那些在胡同里追跑打闹的时光,那些简单纯粹的欢喜,也许比佳肴更动人,比美酒更悠长。